

皇
清
經
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五十

學海堂

毛詩細義

嘉應李庶常

黼平

著

蕩之什上

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箋云蕩蕩法
度廢壞之皃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以象
之甚按序言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蕩蕩屬天下
言箋云法度廢壞又云無可則象則蕩蕩屬王身言上帝板
板傳訓板爲反而此蕩蕩無傳下經天降滔德傳云天君也
滔漫也毛意以滔卽是蕩經已言之故不發傳說文無蕩字
水部潒字云水潒漾也从水象聲讀若蕩徐音徒朗切玉篇

水部蕩字註云或作漾是漾卽蕩字漾漾與滔漫正同則毛
意蕩蕩屬王心言蓋紀綱法度蕩然無存其端皆由于君心
之蔑古春秋莊四年左傳楚武王曰余心蕩鄧曼曰王祿盡
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杜元凱註云蕩動散也于令升晉紀總
論曰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李善註引此詩皆屬君
心言也

文王曰咨傳咨嗟也正義曰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非訓咨
爲嗟也按說文咨云謀事曰咨从口次聲嗟云嗟也从口茲
聲則咨自訓謀事嗟咨當作嗟然爾正釋詁云嗟咨嗟也釋
文云嗟又作𠵿字林云皆古嗟字是咨之訓嗟爾正然矣安

得謂此傳非訓吝爲嗟乎正義說泥甚

曾是掊克傳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掊好勝解

克定本掊作倍倍卽掊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

自矜伐論語云願無伐善是也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

屈意在凌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按掊不可以言自

伐故據定本倍字釋之但謂己兼倍于人亦是好勝仍爲克

字之義傳文疑有脫矣釋文所載不分別眾家者多是毛義

此經釋文有聚斂也三字竊疑毛傳原本云掊聚斂也克自

伐而好勝人也說文掊云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又掊

亦作裒釋詁裒聚也與聚斂義合凡自伐者皆求爭勝于人

故書曰爾惟不伐天下莫與爾爭功自字與人字對謂自伐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勝人非謂自伐好勝之人也傳意或當如此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正義曰作卽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
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祝詛也按釋文云作側慮反祝詛也
與正義同如陸孔說傳惟解作字則言作詛也可矣何爲并
祝言之詛祝大同經各言侯文勢之常耳傳蓋言作祝皆爲
詛也祝字入聲外去聲有兩義有告神而求其福祐者春官
大祝掌六祝之辭及春秋昭二十一年左傳晏子曰祝有益也
詛亦有損是也有告神而加之咎殃者尙書無逸曰否則厥
口詛祝襄十七年左傳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及此
詩侯作侯祝是也說文祝云祭主贊詞者从示从人口一曰
从兌省易曰兌爲口爲巫此贊詞而兼求福祐者也其詛祝

字則爲訓言部壽云訓也从言壽聲讀若疇周書曰無或壽
張爲幻訓云壽也从言州聲詛云訓也从言且聲詘云訓也
从言由聲四字連列轉互相訓皆所謂壽張爲幻者也惟今
本說文訓云壽也徐音市流切玉篇訓云時游切訓答也說
文職又切詛也玉篇所據是說文古本訓爲職又切卽是詛
祝之祝訓詛卽用毛此傳是祝與詛一也

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易旣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
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
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按學者言鬼方各異有以爲卽
荆楚者據史記楚世家索隱註引世本陸終娶鬼方氏之妹
史記云生子六人其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有以爲西羌

者據文選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註引此詩及傳復引
世本註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是也有以爲北狄者據于令
升易註鬼方北方國唐書亦言突厥北部有流鬼國去京師
萬五千里濱于北海也汲郡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
于荆三十四年克鬼方氏羌來賓荆者師行次宿之地旣克
鬼方卽言氏羌來賓則以鬼方卽西羌者近是然此可以釋
易而不可以釋此詩此詩自二章以後詞託殷商非是徵引
故事傳達經意故以鬼方爲遠方正義反引高宗事以實之
失其旨矣古者鬼與九字通殷本紀命西伯昌九侯鄂侯爲
三公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鬼侯城索隱曰九亦依字讀
鄭誕生音仇也是鬼卽九字小明至于芄野傳訓爲遠荒之

地說文亦同𣎵以九爲聲𣎵爲遠荒故鬼亦得爲遠方也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正義曰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
義故以顛爲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
知爲拔謂樹拔也正義釋傳甚畧按顛本訓頂也其樹木顛
仆當作楨說文楨云木頂也从木眞聲一曰仆木也徐音都
年切今作顛借也古者沛拔聲同易豐其沛釋文云本或作
旆是沛旆一字詩商頌武王載旆說文作載坡周禮大司馬
中夏敎茭舍鄭註云茭讀如萊沛之沛坡茭拔俱从友聲是
古沛拔聲同故傳得訓沛爲拔也

抑

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按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

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
髦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傲如楚語初不言刺厲王又是
髦年後作也後漢侯包云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
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則以此詩年未髦作
已不依楚語矣子夏作序時楚語未出據太師編次以爲刺
厲王賓之初筵序云武公已入而作是詩明此作之在先未
入相也若然未入爲相尙在僖侯之世則是諸侯庶子而得
作詩刺王者關雎序云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國語云公卿至
于列士獻詩大東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諸侯庶子士也故
亦得獻詩正義依韋昭楚語註斷爲髦年後追刺厲王自厲
王元年下至平王十四年得九十六年假使武公上壽年百

二十至作詩時亦在宣王末年太師何緣編之宣王以上乎
其在於今箋云于今謂今厲王實虹小子箋云禮天子未除
喪稱小子如鄭之言直以此詩作于厲王三年之內鄭殆以
武公生孝王時至厲王三年未除喪年近弱冠固應能作詩
刺王也

洒埽庭內傳洒灑也正義曰洒埽者以水灑地而埽之故爲灑
謂洒水溼地也唐風弗洒弗埽傳洒灑也正義亦謂洒以水
溼地灑是散水之名按正義未明傳意論語當洒埽釋文云
洒正當作灑是灑埽之字當作灑也說文洒云滌也古文爲
灑埽字說文稱古文者有二例字下註古文者首義皆同云
古文以爲某字者首義多別灑云汎也此下不云古文作洒

是古文借洒爲灑也毛詩本古文故傳讀洒爲灑洒與洗同
左傳云洒濯其心孟子云願比死者一洒之義皆同洗然內
則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義又同灑是以古文借爲灑
埽矣

用邊蠻方傳邊遠也箋云邊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畿之外也
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
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按箋以蠻方爲九州之外
傳意當謂荆蠻淮夷之等史記楚世家云熊渠甚得江漢間
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
之號諡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
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

其伐楚亦去其王如史記則厲王初年楚方猖獗故武公陳
戒及之史雖稱厲王暴虐熊渠去其王號亦未必不因此詩
已獻厲王益蒐軍實楚人稍稍知懼也汲郡古文厲王三年
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淮夷亦熾淮夷亦南
蠻故經統稱蠻方傳訓邊爲遠欲王驅而遠之正義述毛不
別解蠻方殆謂同鄭蠻畿之外恐未然

尙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
祭於奧旣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按
釋宮云西北隅謂之屋漏郭註云詩曰尙不愧于屋漏其義
未詳邢疏引鄭此箋復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
漏入郭云其義未詳者孫鄭之說皆無所據故不取也竊謂

室中四隅本皆幽闇日光漏入爲明幾何中庸云君子之所
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引此詩以證其幽闇可知孫
說誠爲無據鄭以屋爲小帳又以釋言云屏陋隱也因讀漏
爲陋是鄭據釋言而爲說也毛義同于釋宮當泛言居室鄭
依釋言施小帳于陋隱之處又爲宗廟之室傳箋別矣正義
合而述之誤也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漏屋穿水
下也匱側逃也陋陋陝也陋陝與屏隱義近屋漏當作陋
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爲人子止
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正義曰止者所居之
名故爲至至是所至之處也爲人君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
學文也彼旣爲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說君

子唯當言止于仁耳因彼成文而盡引之按說文云室从宀
从至至所止也至可訓止則止可訓至然傳言至者謂至極
武公欲王上法文王各至其極也正義未明傳意大學此後
引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並未引此詩孔偶不檢也

言緡之絲傳緡被也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
緡之絲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緡被不訓緡爲被按
說文云緡釣魚繫也从糸昏聲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云釣
魚繫卽釋言之綸也云解衣相被卽毛此傳緡之訓被古矣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釋文云話說文作詁云故言也
如陸言殆謂說文引詩作詁言按釋詁云話言也則話與言
一書立政一話一言孔安國傳云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

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則訓話爲善板之出話不遠及本篇慎
爾出話傳皆爲善言此經如作告之詁言毛何緣以善言釋
之說文云詁訓故言也詩曰詁訓自指詩傳與此話言無涉
話說文作語云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語言善言卽用此傳
合會釋从昏昏塞口也羣言淆亂衷諸聖善言合會則談者
可以塞口也引傳不言春秋傳當別有傳記之言若襄二年
左傳君子譏季文子明引此詩許必不舍詩而引傳矣

曰喪厥國正義曰此曰爲詞故韓詩作聿孔以傳箋不釋曰字
故引韓詩釋之按爾正孫炎註云適古述字讀聿上經亦聿
既肇正義曰爾正之訓聿曰述也亦爲自也今爾正釋言云
通述也釋詁云適自也如孫孔之說爾正之適卽聿字矣文

王有聲云通求厥寧說文引作𦣻云詮詞也从欠从日𦣻亦聲詩曰𦣻求厥寧曰𦣻𦣻之省文故韓詩以曰爲聿許云曰亦聲而徐音余律切與聿同一切也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文選載王叔師註引綿詩亦作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殆亦韓詩

桑柔

序芮伯刺厲王也詩十六章兼有責臣下之詞用人不當咎歸于王責諸臣亦所以刺王也周書芮良夫解不著何王之世而紀年云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于朝所謂戒者卽指芮良夫之篇此詩所陳與周書畧同其作書作詩先後不可知要在流彘以前矣經言滅我立王者忠臣進規直